





第四三六册

四庫全書

● 上海古籍出版社

本冊目次

歷代名臣奏議(四)

明楊士奇等奉敕編……一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歷代名臣奏議卷一百二
三

詳校官檢討臣朱依昊

編修臣張謙勛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臣盧遂

謄錄監生臣范鳴謙

欽定四庫全書

歷代名臣奏議卷一百二

明 楊士奇等撰

守成

漢惠帝時曹參為相國子出為中大夫帝恠參不治事以為宣少朕與乃謂參曰若歸試私從容問而父曰高帝新棄群臣帝富於春秋君為相日飲無所請事何以憂天下乎然無言吾告若也參既洗沐歸聞侍自從其

欽定四庫全書

歷代名臣奏議
卷一百二

所諫參怒咎參三百曰趣入侍天下事非若所當言也至朝時惠帝讓參曰與參胡治乎乃者我使諫君也參免冠謝曰陛下自察神武孰與高帝上曰朕乃安敢望先帝乎曰陛下觀臣能孰與蕭何賢上曰君似不及也參曰陛下言之是也且高帝與蕭何定天下法令既明今陛下垂拱參等守職適而勿失不亦可乎惠帝曰善君休矣

哀帝即位初多改成帝之政更易大臣策免何武歸汎

欽定四庫全書

唐代名臣奏議
卷一百二

三

鄉侯國大司空師丹乃上書言古者諒闇不言聽於冢
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前大行在堂而官爵臣等以及
親屬赫然貴寵詔書比下變動政事卒暴無漸臣不能
明陳大義復不能牢讓爵位相隨空受封侯增益陛下
之過聞者郡國多地動水出流殺人民日月不明五星
失行此皆舉錯失中號令不定法度失理陰陽溷濁之
應也人情無子雖六七十猶博取而廣求孝成皇帝獨
以壯年克已立陛下為嗣及棄天下陛下繼體四海安
寧百姓不懼此先帝聖德當合天人之功也臣聞天威
不遠顏咫尺願陛下深思先帝所以建立陛下之意且
克已躬行以觀羣下之從化天下者陛下之家也肺附
何患不富貴倉卒若是其不久久矣

東漢光武時馮異自長安入朝帝謂公卿曰是我起兵
時主簿也為吾披荊棘定關中乃賜珍寶錢帛詔曰倉卒
冀冀亭豆粥庠沱河麥飯厚意久不報異稽首謝曰臣
聞管仲謂桓公曰願君無忘射鉤臣無忘檻車齊國賴

之臣今願國家無忘河北之難小臣不敢忘巾車之恩
留十餘日乃還

欽定四庫全書

唐代名臣奏議
卷一百二

三

唐貞觀間太宗謂侍臣曰自古帝王亦不能常化假令
內安必有外擾當今遠夷率服百穀豐稔賊盜不作內
外寧靜此非朕一人之力實由公等共相匡輔然安不
忘危理不忘亂雖知今日無事亦須思其終始常得如
此始是可貴魏徵對曰自古已來元首股肱不能備具
或時君稱聖臣即不賢或遇賢臣即無聖主今陛下聖
明所以致理向若直有賢臣而君不思化亦無所益天
下今雖太平臣等猶恐未以為喜惟願陛下居安思危
孜孜不怠耳帝又嘗謂侍臣曰自古人君為善者多不
能堅守其事漢高祖泗上一亭長耳初能拯危誅暴以
成帝業然更延十數年縱逸之敗亦不可保何以知之
孝惠為嫡嗣之重溫恭仁孝而高帝感於愛姬之子欲
行廢立蕭何韓信功業甚高蕭既妄繫韓亦濫黜自餘
功臣黜布之輩懼而不安以致反逆君臣父子之間悖

諺若此豈非難保之明驗也朕所以不敢恃天下之安每思危亡之事以自戒懼用保其終

太宗謂公卿曰朕端拱無為四夷咸服豈朕一人之所致實賴諸公之力耳當思善始令終永固鴻業子子孫孫遞相輔翼使豐功厚利令數百年後讀我國史鴻勳茂業粲然可觀豈唯稱隆周盛漢及建武永平故事而已哉房玄齡進曰陛下撝挹之志推功羣下致理昇平本闢聖德臣下何力之有唯願陛下有始有卒則天下欽定四庫全書

歷代名臣奏議

四

永賴太宗又曰朕觀古先撥亂之王皆年踰四十唯先武年三十三但朕年十八舉兵年二十四遂平天下年二十九昇為天子此則武勝於古也少從戎旅不暇讀書貞觀以來手不釋卷知風化之本見政理之源行之數年天下大理風移俗變子孝臣忠此文過於古也昔周秦以降戎狄內侵今戎狄稽顙皆為臣妾此文懷遠勝古也此三者朕何德以堪之既有此功業何得不善始慎終耶

太宗謂侍臣曰帝王之業草創與守成孰難尚書左僕射房玄齡對曰天地草昧羣雄競起攻破乃降戰勝乃剋由此言之草創為難魏徵對曰帝王之起必承衰亂覆彼昏校百姓樂推四海歸命天授人與乃不為難然既得之後志趣驕逸百姓欲靜而徭役不休百姓凋殘而侈務不息國之衰敝恒由此起以斯而言守成則難太宗曰玄齡昔從我定天下備嘗艱苦出萬死而遇一生所以見草創之難也魏徵與我安天下慮生驕逸之端必踐危亡之地所以見守文之難也今草創之難既已往矣守文之難當思與公等慎之

欽定四庫全書

歷代名臣奏議

五

太宗又謂侍臣曰平定天下朕雖有其事守之失圖功業亦復難保秦始皇初亦平六國遽有四海及末年不能善守實可為戒公等宜念公忘私則榮名高位可以克終其美魏徵對曰臣聞之戰勝易守勝難陛下深恩遠慮安不忘危功業既彰德教復洽恒以此為政宗社無由傾敗矣

太宗又嘗謂侍臣曰自古草創之主至于孫多亂何也
司空房玄齡曰此為幼主生長深宮少居富貴未嘗識
人間情偽理國安危所以為政多亂太宗曰公意推過于
主朕則歸咎於臣夫功臣子弟多無才行藉祖父資蔭
遂處大官德義不脩奢縱是好主既幼弱臣又不才顛
而不扶豈能無亂隋煬帝錄宇文述在藩之功擢化及
於高位不思報效翻行弑逆此非臣下之過與朕發此
言欲公等戒勗子弟使無愆犯即國家之慶也

欽定四庫全書

歷代名臣奏議
卷一百二

六

宋太宗時翰林承旨蘇易簡嘗直禁中以水試歌器上
密聞之因晚朝問曰卿所玩得非歌器耶易簡曰然江
南徐邈所作也命取試之易簡進曰臣聞日中則昃月
滿則虧器盈則覆物盛則衰願陛下持盈守成慎終如
始以固丕基則天下幸甚

哲宗元祐六年翰林學士梁燾上奏曰臣過被聖恩驅
策得侍清光親聞德音要使靜而不擾安而不危內惠
中國外綏四方日隆廣間未嘗不及政事之得失臣同

天下慶幸陛下聰明可謂知要矣如君臣同德共行此
道數年之間必復見仁宗至治之時比觀朝廷之事似
未副聖明之本意者臣甚惑之豈大臣不能將明德美
究宣齊澤以廣為宗社長久安寧之計歟或者聖意稍
急奸人伺隙得進邪說以眩亂聰明歟臣早蒙知遇擢
在言路納忠補報難同衆人不忍不為陛下一言也願
陛下察臣之志少加聽焉臣聞論者曰致天下之治難
守天下之治易臣獨曰致之為易而守之為難也蓋自

欽定四庫全書

歷代名臣奏議
卷一百二

七

古人主圖治之初莫不急於求賢渴於聞諫得一善唯
恐未能行見一不善惟恐不能去潛心於萬事幽微之
無形用意於衆人思慮之不到兢兢業業不敢暇豫終
至於安樂而無事此天下之治所以致之為易也亦既
治矣而放其心氣日益驕志日益怠謂賢者得矣而忽
於求謂善言盡矣而厭於聽謂事之微者為不足慮謂
患之隱者為不足防奸生而不察禍萌而不悟故終致
於敗亂而莫之救此天下之治所以守之為難也易曰

君子安不忘危治不忘亂又既濟卦之象曰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蓋安有危之理治有亂之機既濟而猶思禍患之潛伏此皆聖人戒懼於治安無患之時者也恭惟陛下臨御七年於今進賢去佞協天下之公興利除害同百姓之欲刑罰清平賦斂均節奸宄已消兵革略戢歲物豐穰民力寬暇可謂有治之漸矣守而勿失治道可成正是兩宮持守至難之際也恭惟皇帝陛下進學不倦臨政不忽無官室之好無聲樂之玩無佛老之惑無用武之蔽所以守之者有道矣恭惟太皇太后陛下仁敬明謹濟以大公判別讒邪裁抑僥倖聽斷之間事理常盡照臨之下物無徇情此堯舜之用心也而臣之區區尚以為憂者竊恐陛下以未成之治為已大治以小康之俗為可久安苞桑之慮日懈於心朽索之畏不及於前益積累而成者為至難怠忽而敗之者為至易臣區區之忠蓋已面陳伏望陛下不以臣言為愚審思而力行之臣屢蒙聖恩降旨開納臣未敢以為喜書

曰知之非艱行之惟艱又曰戒哉儆戒無虞願陛下必行可聽之言儆戒無虞之事延洪無疆之休天下幸甚紹聖元年門下侍郎蘇轍上奏曰臣伏見御試策題歷詆近歲行事有欲復熙寧元豐故事之意臣備位執政不敢不言然臣竊料陛下本無此心其必有妄意陛下牽於父子之恩不復深究是非遠慮安危故勸陛下復行此事此所謂小人之愛君取快於一時非忠臣之愛君以安社稷為悅者也臣竊觀神宗皇帝以天縱之才行大有為之志其所設施度越前古蓋有百世而不可變者矣臣請為陛下指陳其略先帝在位近二十年而終身不受尊號裁損宗室恩止袒免減朝廷無窮之費出賣坊場僱募衙前免民間破家之患罷黜諸科誦數之學訓練諸將傭惰之兵置寄祿之官復六曹之舊嚴重祿之法禁交謁之私行淺攻之策以折西戎之狂狀六色之錢以寬雜役之困其儆至於設抵當賣熟藥凡如此類皆先帝之聖謨睿筭有利無害而元祐以來上

下奉行未嘗失墜者也至如其他事有失當何世無之
父作之於前而子救之於後前後相濟此則聖人之孝
也昔漢武帝外事四夷內興宮室財賦匱竭於是脩鹽
鐵權酷平準均輸之政民不堪命幾至大亂昭帝委任
霍光罷去煩苛漢室乃定光武顯宗以察為明以識決
事上下恐懼人懷不妄章帝即位深鑒其失代之以寬
豈弟之政後世稱焉及我本朝真宗皇帝右文偃革號
稱太平而羣臣因其極盛為天書之說及章獻明肅太

欽定四庫全書

歷代名臣奏議
卷一百二

十

后臨御攬大臣之議藏書梓宮以泯其迹及仁宗聽政
亦絕世不言至今題之英宗皇帝自藩邸入繼大臣過
計創起濮廟群議洵者數年及先帝嗣位或請復舉
其事寢而不答遂以安靖夫以漢昭章之賢與吾仁宗
神宗之聖豈其薄於孝敬而輕事變易也哉蓋事有不
可以廟社為重故也是以子孫既獲孝敬之實而父祖
不失聖明之補此真明君之所務不可與流俗議也臣
不勝區區願陛下反覆臣言切勿輕事改易若輕變九

年已行之事擢任累歲不用之人懷私忿而以先帝為
詞則大事去矣臣不勝憂國之心冒犯天威甘俟譴責
元符三年陸佃蔡州召還上奏曰臣伏覩陛下即政之
初乾清坤夷玉燭明潤臣民欣戴無有遠邇惟知鼓舞
惟呼恭惟陛下仁孝慈儉粹然天成聖神之姿人久屬
望加以溫恭好問學有光明方將紹承謨烈以登太平
如臣凡陋首與收召臣誠不自揆願效涓塵之微竊見
神宗皇帝聰明文思延登真儒建立法度布在四方以

欽定四庫全書

歷代名臣奏議
卷一百二

十一

章天下後世而元祐之際輒見詆譏紹聖以來又皆稱
頌夫事無當否一切紛更國有常刑固在不赦然理有
損益不無廢續惟務稱揚亦已過矣爾雅曰廢揚續也
夫續前人不必因前所為利則廢之善者揚焉是為善
續詩書所稱後世詠嘆不息是也若元祐紛更是知廢
之而已不知揚之之罪也紹聖以來率皆稱美是知揚
之而已不知廢之之過也伏願陛下咨謀仁賢詢考政
事有廢有揚以續大前人之光惟其時物與其當之為

貴大中之期實在今日伏惟聖神采擇

徽宗時左正言任伯雨上奏曰臣聞有為則艱難無為則逸樂孔子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歟繼堯故也太祖太宗以艱難創業神考以艱難革弊皆不可以無為故大有為然而神考晚年事功已就漸欲無為與民休息沉繼述裕陵之事而可以有為乎臣謂陛下之繼神考猶舜之繼堯當無為而已然恐生事之臣或以為非則前代有曹參之問我家有真祖之言取而用之在陛下欽定四庫全書

歷代名臣奏議
卷一百二

十一

耳漢之曹參問惠帝曰陛下自察聖武孰與高皇帝惠帝曰朕乃安敢望先帝參曰陛下之言是也真宗有言曰二聖功業英睿朕安敢上擬蓋以太祖太宗為不可及也臣謂推遜其先以謙為孝可以立本可以趨時故曰取而用之在陛下耳

欽宗靖康元年是說之上奏曰臣伏觀陛下即位之初發明詔脩祖宗故事天下幸甚臣竊以祖宗制度宏遠未易究觀必先得其要以盡其敬恭惟太祖皇帝受天

不命削平僭亂混一區宇基業太平身出百王之上宜世世守之罔或差忒倘少變易則禍亂隨之周人謹文武之績漢家必曰天下者高祖之天下又曰此高皇帝之法也有宋之初太祖實曰同符繼而太宗皇帝躬甲冑從太祖不自以為能常視若不足惟太祖之法令是守恐少失之設如太宗時即得好奇務新之士變更太祖之規模竊恐五代之變未必不復出也重惟太祖太宗一德同功古未之有宜乎真宗皇帝肇建南郊並配之儀國家之盛曰咸平景德仁宗恭儉在位四十二年日昃一日未嘗一言自大未嘗一言自矜惟畏民愛士今四夷猶聞其風而歎息焉國家聖聖重熙率由此道也臣愚願陛下無忘太祖之創業太宗之善守真宗之清淨仁宗之恭儉以增七廟之德天下幸甚

歷代名臣奏議
卷一百二

十二

高宗時洪遵進故事曰唐書魏徵謂唐太宗曰昔齊桓公與管仲鮑叔牙甯戚四人者飲桓公請叔牙曰盍起為寡人壽叔牙奉觴而起曰願公無忘在莒時使管仲

無忘束縛於魯時甯戚無忘飯牛時桓公避席而謝曰
寡人與二大夫能無忘夫子之言則社稷不危矣太宗
曰朕不敢忘布衣時公不得忘叔牙之為人

臣聞聖人不畏多難而畏無難何哉方其多難兢兢
業業朝思夕維如朽索之馭六馬如抱火之厝積薪
慎之重之安危存亡之念一日不敢忘於心故雖艱
難多事之時而治功可指日以幾無難之世上恬下
熙賢不肖並進治功日賾雖以盛大之業久安之勢

欽定四庫全書

歷代名臣奏議
卷一百二

上

其危且亂蓋不旋踵致也唐太宗更百戰以得天下
而持盈守成之念未嘗少弛魏徵猶且慮其不終一
語一言形之諷諫及其數高昌之亡徵至援鮑叔牙
之言以對太宗為之卻顧有不敢忘布衣之語明良
契合如此故二十三年間功業烜赫外戶不閉幾致
措刑視貞觀之初曾不少貶向使太宗功成治定之
後拂亂其所為臣恐揀亡之不暇安能垂祀三百後
世有以憑藉扶持者哉彼梁武帝忘襄陽之危而有

臺城之辱唐莊宗忘河上之戰而有同光之禍二君
豈不躬冒矢石以取天下哉而其終如此嗚呼何足
以語太宗之盛耶

元順帝至順二年監察御史陳思謙上言曰秦漢以來
上下二千餘年天下一統者六百餘年而已我朝開國
百有餘年混一六十餘年土宇人民三代漢唐所未有
也民有千金之產猶謹守之以為先人所營況君臨天
下承祖宗艱難之業而傳祚萬世者乎臣愚以興亡懇
懇言者誠以皇上有元之聖主今日乃皇上盛時圖治
之機茲不可失也

欽定四庫全書

歷代名臣奏議
卷一百二

上

歷代名臣奏議卷一百二

欽定四庫全書

歷代名臣奏議卷一百三

明 楊士奇等撰

都邑

晉侯謀去故絳諸大夫皆曰必居郇瑕氏之地沃饒而近鹽國利君樂不可失也韓獻子將新中軍公揖而入曰何如對曰不可郇瑕氏土薄水淺其居易覲易覲則民愁民愁則執隘於是乎有沈溺重墮之疾不如新田

欽定四庫全書

歷代名臣奏議卷一百三

王厚水深居之不疾有汾澮以流其惡且民從教十世之利也夫山澤林鹽國之實也國饒則民驕逸近實公室乃貧不可謂樂公說從之遷於新田

漢高帝五年劉敬戍隴西過洛陽高帝在焉劉敬脫輓輅衣其羊裘見齊人虞將軍曰臣願見上言便事虞將軍欲與之鮮衣劉敬曰臣衣帛衣帛見衣褐衣褐見終不敢易衣於是虞將軍入言上上召入見賜食已而問劉敬劉敬說曰陛下都洛陽豈欲與周室比隆哉上曰

然劉敬曰陛下取天下與周室異周之先自后稷堯封之邵摯德累善十有餘世公劉避桀居豳太王以狄伐故去豳杖馬垂居岐國人爭隨之及文王為西伯斷虞芮之訟始受命呂望伯夷自海濱來歸之武王伐紂不期而會孟津之上八百諸侯皆曰紂可伐矣遂滅殷成王即位周公之屬傅相焉廼營成周洛邑以此為天下之中也諸侯四方納貢職道里均矣有德則易以王無德則易以亡凡居此者欲令周務以德致人不欲依阻

欽定四庫全書

歷代名臣奏議卷一百三

險令後世驕奢以虐民也及周之盛時天下和洽四夷鄉風慕義懷德附離而並事天子不屯一卒不戰一士八夷大國之民莫不賓服効其貢職及周之衰也分而為兩天下莫朝周不能制也非其德薄也而形勢弱也今陛下起豐壑沛收卒三千人以之徑往而卷蜀漢定三秦與項羽戰滎陽爭成皋之口大戰七十小戰四十使天下之民肝腦塗地父子暴骨中野不可勝數哭泣之聲未絕傷痍者未起而欲比隆於成康之時臣竊以

為不侔也且夫秦地被山帶河四塞以為固卒然有急
百萬之眾可具也因秦之故資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謂天
府者也陛下入關而都之山東雖亂秦之故地可全而
有也夫與人鬪不搯其肱拊其背未能全其勝也今陛
下入關而都秦秦之故地此亦搯天下之肱而拊其背
也高帝問群臣群臣皆山東人爭言周王數百年秦二
世即亡不如都周上疑未能決及留侯明言入關便即
日車駕西都關中

欽定四庫全書

歷代名臣奏議
卷一百三

三

劉敬說上都關中上疑之左右大臣皆山東人多勸上
都洛陽雒陽東有成皋西有穀澠背河向雒其固亦足
恃張良曰雒陽雖有此固其中小不過數百里田地薄
四面受敵此非用武之國夫關中左轂函右隴蜀沃野
千里南有巴蜀之饒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固守獨
以一面東制諸侯諸侯安定河渭漕輓天下西給京師
諸侯有變順流而下足以委輸此所謂金城千里天府
之國劉敬說是也於是上即日駕西都關中

欽定四庫全書

歷代名臣奏議
卷一百三

四

晉簡文帝時桓溫欲經緯中國以河南粗平將移都洛
陽朝廷畏溫不敢為異而北土蕭條人情疑懼雖並知
不可莫敢先諫著作郎孫綽乃上疏曰伏見征西大將
軍臣溫表便當躬率三軍討除二寇蕩滌河渭清灋舊
京然後神旂電舒朝服濟江反皇居於中土正王衡於
天極斯超世之宏圖千載之盛事然臣之所懷竊有未
安以為帝王之興莫不藉地利人和以建功業貴能以
義平暴因而撫之懷愍不建淪胥秦京遂令胡戎交侵
神州絕網土崩之釁誠由道喪然中夏蕩蕩一時橫流
百郡千城曾無完郭者何哉亦以地不可守投奔有所
故也天祚永革中宗龍飛非惟信順協於天人而已實
賴萬里長江畫而守之耳易稱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險
之時義大矣哉斯已然之明效也今作勝談自當任道
而遭險校實量分不得不保小以固存自喪亂已來六
十餘年蒼生殄滅百不遺一河洛丘墟函夏蕭條并埯
木刊阡陌夷滅生理茫茫永無依歸播流江表已經數

世存者長子老孫亡者丘隴成行雖北風之思感其素
心目前之哀實為交切若遷都旋軫之日中興五陵即
復編成遐域泰山之安既難以理保烝烝之恩豈不纏
於聖心哉溫今此舉誠欲大覽始終為國遠圖向無山
陵之急亦未肯決大謀獨任天下之至難也今發憤忘
食慨慨亮到凡在有心孰不致感而百姓震駭同懷危
懼者豈不以反舊之樂賒而趨死之憂促哉何者植根
於江外數十年矣一朝拔之頓驅蹶於空荒之地提挈

欽定四庫全書

歷代名臣奏議
卷一百三

五

萬里踰險浮深離墳墓棄生業富者無三年之糧貧者
無一食之飯田宅不可復售舟車無從而得捨安樂之
國適習亂之鄉出必安之地就累卵之危將頓仆道塗
飄溺江川僅有達者大國以人為本疾寇所以為人衆
喪而寇除亦安所取哉此仁者所宜哀矜國家所宜深
慮也自古今帝王之都豈有常所時隆則宅中而圖大
勢屈則遵養以待會使德不可勝家有三年之積然後
始可謀太平之事耳今天時人事有未至者矣一朝欲

一宇宙無乃頓而難舉乎臣之愚計以為且可更遣一
將有威名資實者先鎮洛陽於陵所築三壘以奉衛山陵
掃平梁許清一河南運漕之路既通然後盡力於開墾
廣田積穀漸為徙者之資如此賊見亡徵勢必遠竄如
其迷逆不化復欲送死者南北諸軍風馳電赴若另手
之救痛癢率然之應首尾山陵既固中夏小康陛下且
端委紫極增脩德政躬行漢文簡樸之至去小惠節游
費審官人練甲兵以養士減寇為先十年行之無使墮

欽定四庫全書

歷代名臣奏議
卷一百三

六

廢則貧者殖其財怯者先其勇人知天德赴死如歸以
此致政猶運諸掌握何故捨百勝之長理舉天下而一
擲哉陛下春秋方富溫克壯其猷君臣相與弘養德業
括囊元吉豈不快乎今溫唱高議聖朝互同臣以輕微
獨獻管見出言之難實在今日而臣區區必聞天聽者
竊以無諱之朝狂瞽進說芻蕘之謀聖賢所察所以不
勝至憂觸冒干陳若陛下垂神溫少留思豈非屈於一
人而允億兆之願哉如以干忤罪大欲加顯戮使升誠

上達退受刑誅雖沒泉壤尸且不朽

宋孝武帝大明二年朝議欲依古制置王畿揚州移治會稽猶以星變故也尚書吏部郎沈懷文曰周制封畿漢置司隸各因時宜非好相反安民寧國其揆一也苟民心所安天亦從之未必改今追古乃致平壹神州舊壤歷代相承異於邊州或罷或置既物情不說容虧化本上不從

梁元帝承聖二年下詔將還建康將軍胡僧祐黃羅漢

欽定四庫全書

歷代名臣奏議
卷一百三

宗慄劉歆諫曰建業王氣已盡與虜止隔一江若有不虞悔無及也上令朝臣議之朱買臣上言曰建康舊都山陵所在荆鎮邊疆非王者之宅願陛下勿疑以致後悔臣家在荊州豈不願陛下居此但恐是臣富貴非陛下富貴耳

後魏孝文帝外示南討意在謀遷齊於明堂左个詔太常卿王謏觀令龜卜易筮南伐之事其兆遇革帝曰此是湯武革命順天應人之卦也羣臣莫敢言任城王澄

進曰易言革者更也將欲應天順人革君臣之命湯武得之為吉陛下帝有天下重光累葉今曰卜征乃可伐叛不得云革命此非君人之卦未可全為吉也帝厲聲曰象云大人虎變何言不吉也澄曰陛下龍興既久豈可方同虎變帝勃然作色曰社稷我社稷任城而欲沮衆也澄曰社稷誠知陛下之社稷然臣是社稷之臣子豫參顧問敢盡愚衷高祖既銳意必行惡澄此對久之乃解曰各言其志亦復何傷車駕還宮便召澄未及升

欽定四庫全書

歷代名臣奏議
卷一百三

階達謂曰向者之革卦今更欲論之明堂之怨懼衆人競言阻我大計故厲色怖文武耳想解朕意也乃獨謂澄曰今日之行誠知不易但國家興自北土徙居平城雖富有四海文軌未一此間用武之地非可文治移風易俗信為甚難靖幽帝宅河洛王里因茲大舉先宅中原任城意以為何如澄曰伊洛中區均天下所據陛下制御華夏輯平九服蒼生聞此應當大慶帝曰北人戀本忽聞將移不能不驚擾也澄曰此既非常之事當非

常之人所知惟須決之聖懷此輩亦何能為也高祖曰任城便是我之子房加撫軍大將軍太子少保又兼尚書左僕射

隋文帝姬長安城制度狹小將遷都夜與高頴蘇威二人定議散騎常侍庾季才旦而奏曰臣仰觀玄象俯察圖記龜兆允襲必有遷都且堯都平陽舜都冀土是知帝王居止世代不同且漢營此城經今將八百歲水皆鹹鹵不甚宜人願陛下協天人之心為遷徙之計高祖

欽定四庫全書

歷代名臣奏議

九

愕然謂頴等曰是何神也遂發詔創新都於龍首山

唐武后時麟臺正字陳子昂上諫靈駕入京書曰臣聞明主不惡切直之言以納忠烈士不憚死亡之誅以極諫故有非常之策者必待非常之時有非常之時者必待非常之主然後危言正色抗議直辭赴湯履刃而不迴至誅夷而無悔豈徒欲詭世誇俗厭生樂死者哉實以為殺國之害小存國之利大故審計定議而甘心焉況乎得非常之時遇非常之主言必獲用死亦何驚千載

之跡將不朽於今日矣伏惟大行皇帝遺天下棄群臣萬國震驚百姓屠裂陛下以徇齊之聖承宗廟之重天下之望喁喁如也莫不冀蒙聖化獲保餘年太平之主將復在於今日矣况皇太后又以文母之賢叶軒宮之輝軍國大事遺詔決之唐虞之際於斯盛矣臣伏見詔書梓宮將遷西京鑒輿亦欲陪幸計非上策智者失國廟堂未聞骨鯁之謀朝廷多有順從之議愚臣竊惑以為過矣伏自思之生聖日沐皇風庠序至踵莫非亭育

欽定四庫全書

歷代名臣奏議

十

不能歷丹鳳抵濯龍北面王階東望金屋抗音而正諫者聖王之罪人也所以不顧萬死乞見一言願蒙聽覽甘就鼎鑊伏惟陛下察之臣聞秦據咸陽之時漢都長安之日山河為固天下服矣然猶北假胡苑之利南資巴蜀之饒自渭入河轉關東之粟踰沙絕漠致山西之寶然後能削平天下彈壓諸侯長轡利策橫制宇宙今則不然燕代迫匈奴之侵巴隴嬰吐蕃之患西蜀疲老千里羸糧北國丁男十五乘塞歲月奔命其弊不堪秦